

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一九



增入諸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八

孝宗皇帝十八

放免
臨安
征稅

日有
戴氣

淳熙七年春正月甲寅朔進呈臨安府城內外及諸縣放免收稅一年爲緡錢百二萬有奇及用內帑等錢對補之數 上曰朕於內帑無毫髮妄用苟利百姓則不惜也趙雄等奏昨黃榜既揭都城歡呼蓋古今絕無而僅有又奏太史局申前月二十八日日有戴氣言人君德至於天爲萬民所愛戴則有是瑞上曰二十八日恰是議放稅時朕之本心只欲連歲豐稔物價低平百姓家給人足茲爲上瑞耳

臣留正等曰漢文帝詔天下三十而稅一又詔免

鎮江府開河道

田租之半又詔天下田租盡除之此蓋史冊未有之事而文帝何獨能行之揆厥所繇蓋恭儉之類也壽皇聖帝愛惜財賦不肯一毫妄費而蠲減之令史不絕書至是乃放免臨安府城內外及諸縣一年之征又盡出內帑以補之捐利予民雖出聖神之本心然儉德之効實見於此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自古及今未有用之不節而能愛人者也臣於文帝之事有感焉故併取以爲儉德之證云二月癸未朔知鎮江府曾逮言本府開闢海鮮河及新河等以便舟船上曰楊子江天下至險不可艤舟趙雄奏鎮江舟船輻輳前此綱運客船漂溺不

魏王薨

論建儲事

不以進職

少上曰若多開河道以便舟船甚好壬辰趙雄等奏魏王薨背乞寬慈抱上投淚曰朕鄉來躡次建儲者正見此子福氣頗薄耳然亦不料其如此之夭也趙雄等奏昔建儲之初天下猶未能盡識聖意乃今方是曉然上曰朕以宗廟社稷之重斷然行之己酉進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岩肖上表進淳熙中興聖德頌上曰可令宣付史館因曰陳岩肖筆力不衰嘗為侍從惜其老矣欲與進職又別無名不欲因進頌也

臣留正等曰明主一嘆一笑足以化天下移風俗壽皇聖帝雖念侍從舊人終不欲因獻頌與之加

察官 察事 之效 進仁 宗哲 宗玉 牒 張栻 卒 張栻 廣西 之政

職風旨如此四方聞之其敢復有以諂諛進者乎
丙午 上曰朕令察官察事甚好邇來所察甚有
補於事趙雄奏事之大者言者論之小者察官察之
則吏治畢舉官邪悉去矣 是月進 仁宗玉牒慶
歷三年至皇祐三年凡十年及 哲宗玉牒 頒釋
奠儀 張栻卒初栻在朝末期年而召對六七栻所
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故不
悅者衆坐是而出居三年 上復念栻除知靜江府
增秩再任凡五年廣西諸州運鹽漕司取其八分之
息公私兩病栻奏以鹽息什三予諸郡又因兼攝漕
事出其所積緡錢四十萬而中分之一爲諸倉煮鹽

張栻
湖北
政之

之本一爲諸州運鹽之費所統州二十有五荒殘多盜栻乃簡閱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爲效用斥漕司鹽本羨錢以佐諸州兵食之不足者申嚴保伍之令而信其賞罰知流人沙世堅才勇喻以討賊自效所捕斬前後以千百數傳令溪洞酋豪喻以弭怨睦隣毋相殺掠示之恩信謹其禁防由是內寧外服革橫山買馬之宿弊諸蠻悅感爭以其善馬至改知江陵府湖北尤多盜栻入境首劾罷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羣盜遁去又益爲教條喻其黨與得相捕告以除罪郡瀕邊屯軍主將每與帥守不相下栻旣以禮遇諸將得其歡心又加恤士

伍每按親兵必使與大軍雜試均犒以相激厲修義
勇法使從縣道階級農隙講武大閱於府有言於朝
請盡籍客戶爲義勇者拭慮其擾亟閱民籍家三人
者乃籍其一爲義勇副軍別置總首人給一弩俾家
習之三歲一遣官就按辰沅諸州自政和間奪民田
以募游惰號萬弩手拭爲奏去其病民罔上者數條
並淮民出塞爲盜者法皆抵死異時置而弗治至是
捕到數人仍有北人在黨中拭曰朝廷未能正名討
敵疆場之事毋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
奴歸之北人數其理直且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
辨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請於

張栻遺表
達不得

朝以熟爲荒乞授流民事下本道施行如章栻劾大
辨詐諉宥虐所招不滿百數而虛奏十倍請論其罪
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蓋宰相忌栻者沮之云栻
自以不得其職數求去尋以病請祠病且死自作遺
表來上略曰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大命至此厥路無
由猶有微誠不能自己伏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
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永清四海克鞏丕
圖卽更以庶僚不得上遺表却之 上迄不見也栻
初以父任右承奉郎平生未嘗乞磨勘 上知之其
在靜江特進二秩爲承事郎栻之言曰學莫先於義
利之辨義者本心之所當爲非有爲而爲也有爲而

武舉
取將才

詔舉
賢良

爲則皆人欲非天理此棧講學所得之要也棧嘗從胡宏講學宏告以孔門論仁之旨棧默然若有得者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三月丙辰兵部措置武官舉補官差注格法上曰武舉本欲取將帥之才今前名皆令從軍以七年爲限則久在軍中諳練軍政將來因軍功擢爲將帥庶幾得人壬戌詔舉賢良內降制略曰永惟通儒明於古今王事之體朕所嘉尚乃即位以來詔書三歲一下而應是選者未能盡當朕意豈詢求之路未廣而考擇之法或嚴耶將朕誠意未孚而眞賢實能莫爲時出也中外侍臣若部使者郡守其各悉心搜選俊異以名來上名儒茂才

詔舉
賢良

太上皇帝
宴大內

有能稱吾詔者當崇顯焉今歲科場其令尚書侍郎
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各舉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諫一人守臣監司亦許解送 庚午
車駕詣德壽宮起居恭請 太上皇帝 壽聖皇后
至太內開宴於凌虛閣下 上巾褱赭袍赴 太上
壽聖榻前各再拜起捧觴上千萬歲壽酒三行 太
上 壽聖聯步輦以行 上亦步輦從至翠寒堂棟
宇顯敞不加丹雘 上曰凡此鉅材一椽已上皆
太上皇帝所賜且瑩潔無節目所以更不采飾酒復
數行至堂中石路橋少憩 上捧觴勸 太上次勸
壽聖皆酌飲 上亦滿引更相勸酬者再三 上奏

太上曰苑囿池沼久已成趣皆太上皇帝積累之
勤臣蒙成坐享何德以堪之太上皇帝曰吾兒聖
孝感通神明海內無事垂二十年安得爲無功於是
曾覲退而紀實以進詔付史館

臣留正等曰漢高祖置酒前殿奉玉卮爲太上皇
壽有臣業所就孰與仲多之語唐太宗從上皇置
酒未央宮上皇謂吳越一家自古未有而太宗有
皆陛下教誨非臣智所及之語此皆一時宮中燕
樂之言而史筆大書以爲漢唐盛事然自後世
視之卻行之恭內禪之議亦不容無譏焉今觀
壽皇聖帝所以悅其親者二十八年之間父慈子

孝始終無間夫豈漢唐所可幾及覲之所紀特其
一事耳嗚呼盛哉

龜鑑曰孝宗之嗣承大寶也史臣以孝謚之信非
溢美冒雨扶駕其禮勤也入宮降輦其情真也五
日一朝其見數也或留侍終日或恭請燕遊其所
以盡子職之道又極其至也見天顏悅好而喜不
自勝步履壽康而喜不可言淳熙三年行七秩禮
議所御之服曰此古人斑衣意也非常之慶與天
下共之而聖孝達乎天下矣淳熙之十三年行八
秩禮御所賜之服曰此正昔人斑衣也罕有之典
北使起服而聖孝達乎四海矣冷泉之遊杯酒相

給交
子換
銅錢

屬太上欣然曰挹山光而聽泉流濯喧埃而發清
興其至和真樂可勝旣哉翠寒之遊步輦以從天
子悚然曰一椽以上皆太上所賜又曰苑囿成趣
皆太上積累之功其克念厥紹又何如哉

癸酉臣僚言今京西路均房州水陸入川商旅軍
兵附帶銅錢入金州利州甚多金州爲川口與商川
接境舊止用交子鐵錢今乃兼用銅錢深恐泄入他
界及四川毀錢爲器之弊乞下四川總所委利路漕
臣置場於金州給以交子兌換官私銅錢發赴湖廣
總所樁管從之 己卯 上曰進讀 三朝寶訓幾
時終篇史浩周必大等奏陛下日御前後殿大率日

講讀
寶訓
不倦

朱熹
言去
冗兵
寬民
力

旰方罷朝 日又御講筵過是恐勞聖躬 上曰朕
樂聞 祖宗謨訓日盡一卷亦未爲多雖雙日及休
假亦當特坐自是每講讀 上必注目傾耳或隨事
咨詢率漏下十刻而無倦 夏四月癸卯知南康軍
朱熹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
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民貧賦重若不討理軍
實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
可以節軍費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
益邊備今日將率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廝役凡流所
得差遣爲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惟望裒斂刻剥以
償債負總餽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貨賂其

朱熹
言正
心術

所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爲然後可革也軍籍旣覈屯田旣成民兵旣練州縣事力旣紓然後可以禁其苛斂責其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矣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係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

朱熹言近害政

之臣此一二小臣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謹言而安於私褻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置清要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議者乃略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

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又安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又何自而復宗廟之讎又何時而可雪耶已酉進 呈芮輝奏竊見吏部選法小使臣遭喪不解官給式假百日欲除緣邊職任及見從軍與歸正歸朝揀汰指使等官并軍功補授雜流出身人依舊以百日為限此外小使臣如蔭補子弟宜守家法取應宗室武舉出身之類皆自科舉中來自合悉遵三年之制 上曰小使臣多是從軍或雜流出身及沿